

H315-51C3

181599

英语

第七·八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课文译文与练习答案

宋君健

魏志成

等编译

徐 燕 谋 主 编

英 语

第 七、八 册

(一九八一年修订重印版)

译 文 与 练 习 答 案

宋君健 魏志成 柏敬泽 王渤海 张军学 译
(英) Tania Wickham 作 答
彭 长 审 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徐燕谋主编《英语》第七、八册

课文译文与练习答案

朱君健 魏志成 等编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三里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87458 部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22 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500

ISBN 7—5633—0005—8/G·003

统一书号: 7502·003 定价: 1.90元

序

徐燕谋先生所编英语第七、八册，我曾于数年前用过多次，认为选材严谨，难度适当，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现既经修订重版，较前更为完善，自不待言。

翻译能力，乃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所必须具备的五会条件之一，但限于时间，担任精读课的老师往往未能在课堂上讨论翻译问题，以致课后部分学生对于课文中的某些难句，仍然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能解释，不能翻译，这不能不说是教学中的一大缺陷。

宋君健、魏志成等高校英语教师进修班的同志深有感，花了很多精力，把全部课文译了出来，并经尹懋谦、彭长江两位老师认真进行了校阅修订。同时还邀请了两位英籍教师参加编译工作，或解答疑难，或亲自编写练习答案，汇编成册，付梓问世，译文和答案之可靠，不难相信。

这套参考译文和参考答案的集子，结合徐编教材进行学习，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如能运用得当，对广大师生和自学青年，必将大有帮助。最好的使用方法，应该是先试译课文和试作练习，口头笔头均无不可。然后再对比参考译文和答案，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和提高自己独立钻研的能力。

承邀写序，欣然命笔。赘述如上，以供参考。

刘 重 德
一九八三年十月

A Few Words About the Answers

The key to the exercises contains answers to the filling-in-the-blank exercises, suggestions for the paraphrasing exercises, and suggestions as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English exercises. It must be stressed that the key is only a guide to the exercises and does not contain the only answers, for in translating and paraphrasing there may be many different, correct answers.

Tania Wickham.

Sept. 1983.

说 明

本书的练习答案包括填空、释义和汉译英等几个项目的参考意见。必须强调说明的是，这仅是做练习的指导而不是唯一的答案，因为翻译、释义都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正确答案。

塔尼亚·威克汉

一九八三年九月

前 言

徐燕谋主编的《英语》第七、八册与许国璋、俞大綱的第一至第六册配套，为我国大学高年级英语专业文科教材，已逾二十年之久。不少学英语的人，都从中有所获益，堪称传统教材。许多院校至今仍将此教材选作高年级课本，文科研究生的考试亦大都将其列为必读书目。本教材在英语教学界影响之深。由此可见。

继各家刊行第一至第六册的教学参考资料之后，我们依据该书一九八一年修订重印本译出了全部课文，并作出了练习参考答案。旨在使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在理解之余，与母语贯通；中学英语教师和自修高级英语教程的同志对照阅读，加深理解，鉴别正误。虽深知才识不足，仍不揣冒昧，在中外专家指导下，将课文和练习参考答案编辑成书，倘能对读者稍有裨益，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原教材两册共有课文三十四篇，由宋君健、魏志成、王渤海、张军学等四位同志分别译出；宋君健、魏志成二同志还分别作出了第七、八册的英译汉练习。在我国任教的英国教师 T·威克汉 (T·Wickham) 和 M·O·沙利文 (M·O' Sullivan) 应邀参加了我们的编译工作。M·O·沙利文负责解答我们理解方面的疑难；T·威克汉作出了除英译汉之外的全部练习。该书一九八三年时由彭长江副教授审校。中国翻译家协会副理事长刘重德教授在百忙中为我们写序，使本

书增辉不少。尹懋谦副教授校点过部分译文，刘雪云同志翻译了部分初稿并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翟重实先生在成书过程中，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在此特一并致谢！

这次出版，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在陆煜泰副教授的指导下，魏志成、丁传林二同志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校正。柏敬泽同志重作了第七册中的五课及第八册中的短文翻译（汉译英）练习，并负责全书的编辑加工。

编 者

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

于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

目 录

序.....	刘重德
说明.....	(英) Tania Wickham
前言.....	编者

第 七 册

第一课	二十四小时		尤利乌斯·伏契克 (1)
第二课	勇往直前		约翰·里德 (12)
第三课	奥里佛·退斯特的一件差使		查尔斯·狄更斯 (20)
第四课	乌有国审案记		塞缪尔·巴特勒 (29)
第五课	我自己也有黑人血统		辛克莱·路易斯 (36)
第六课	文学与政治——在马克西姆·高尔基追悼大会上的讲演		拉尔夫·福克斯 (43)
第七课	罢 工		赛奥多·德莱塞 (50)

- 第八课 四十个窃贼.....罗伯特·特莱塞尔 (62)
- 第九课 《等候阿左》选段
.....克利福德·奥德兹 (71)
- 第十课 对华关系
.....亨利·基辛格 (87)
- 第十一课 谢洛克·福尔摩斯
——摘自《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A·柯南·道尔 (95)
- 第十二课 竞选州长
.....马克·吐温 (103)
- 第十三课 帕克大妈的一生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111)
- 第十四课 访惠特曼
.....埃德蒙·戈斯 (123)
- 第十五课 宪章派的罢工
.....弗·恩格斯 (133)
- 第十六课 谈谈大字眼
.....A. G. 加德纳 (143)

第 八 册

- 第一课 菲力普在国王学校
.....威廉·骚姆塞特·毛姆 (153)
- 第二课 兽国中的黄昏
.....艾伯特·马尔兹 (163)
- 第三课 美语的特点..... H. L. 门肯 (175)
- 第四课 阿基尔岛
..... H. V. 莫顿 (181)
- 第五课 佐尼·库库创记录
.....菲力蒲·勃诺斯基 (187)
- 第六课 反唇相讥
..... E. V. 卢卡斯 (199)
- 第七课 理想的丈夫
.....奥斯卡·王尔德 (206)
- 第八课 我的书
.....乔治·吉辛 (215)
- 第九课 送终
.....艾米莉·勃朗特 (222)
- 第十课 采海蓬子的人
..... W. H. 哈德森 (232)

- 第十一课 波塞太太出气记
..... 乔治·艾略特 (238)
- 第十二课 衰希腊
..... 乔治·戈登·拜伦 (251)
- 第十三课 奴隶制度与资本主义
..... 赫伯特·阿普赛克 (261)
- 第十四课 吃亏的是女人
..... 托马斯·哈代 (270)
- 第十五课 福赛特家生孩子
..... 约翰·高尔斯华绥 (280)
- 第十六课 专制制度的灭亡
..... 托马斯·佩因 (290)
- 第十七课 论通俗的风格
..... 威廉·赫兹里特 (300)
- 第十八课 一个温和的建议
..... 江奈生·斯威夫特 (310)

第一课 二十四小时

尤利乌斯·伏契克

还差五分钟时钟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美丽而温暖的春夜。

我化装成跛脚老头，一瘸一拐地急急忙忙地走着，急于在从十点钟宵禁开始之前大门还未上锁的时候赶到叶林涅克家，我的“副官”米列克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他这次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但不去赴约，很可能会引起惊慌；而且，我不想让我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额外的担忧。

他们请我喝茶。米列克已在那儿——还有弗里德夫妇。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是象这样大家聚在一起。这么多人同时呆在一个房间里最容易被捕入狱，丢掉性命。你们要么就得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则，要么就得停止跟我们一起干，因为这样你们既危及自己，也会连累别人。明白吗？”

“明白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一日的《红色权利报》的稿件。”

“好极了。你呢，米列克？”

“没有什么新消息，工作进展得还顺利……”

“好，就这样吧。五一以后我们再碰头。我会通知你们

的。再见。”

“请再喝一杯茶，首长！”

“不，不了，叶林涅克夫人，我们在这儿的人太多了。”

“请您至少再来一杯！”

新泡的茶冒着热气。

有人按门铃。

不是很晚了吗？会是谁呢？

来访者们不耐烦了，把门打得咚咚直响。

“快开门！是警察！”

快从窗口跳出去！快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太晚了，盖世太保到了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密探们砸开了门，从厨房涌进了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九个。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站在他们进来的那扇门的背后。我可以轻易地从后背向他们射击。但他们的九枝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开枪，我的五个朋友就会比我先被打死。假如我开枪自杀，也难免引起开枪，他们五人也难免要牺牲。倘若我不开枪，他们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活着解救出来。只有我和米列克不能活着出来，他们会折磨我们。从我这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但从米列克那儿能捞到什么吗？一个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在大战期间从法国非法逃回到布拉格来的人——不，他是绝不会招供的。我有两秒钟来考虑，也许是三秒钟吧？

要是开枪，我谁也救不了，只不过是使我自己免受酷刑，但我却会让五个同志丢掉性命。是这样吗？正是。

我拿定了主意，就从门后走了出来。

“哈，又是一个！”

我脸上挨了第一拳。打得真狠，足以把人打昏过去。

“举起手来。”

又是一拳，再一拳。

这正是我早就料到的。

布置得井井有条的房间现在到处乱堆着家具和打破了的
东西。

又一阵拳打脚踢。

“走！”

他们把我拖进了汽车，手枪一直对准着我。他们在车上
就开始了审问。

“你是谁？”

“霍拉克教授。”

“你撒谎！”

我耸了耸肩。

“坐好，不然我们就要开枪了。”

“好哇，请开枪吧。”

代替枪弹的是他们的拳头。

我们从一辆电车旁经过。我觉得电车似乎扎着白色的花
彩。是一辆婚礼车——在这深更半夜？我准是在发烧了。

佩切克大厦，盖世太保总部。我从前根本没想到过我会
活着走进这个地方。他们拽着我跑上了四楼。啊，这是有名
的反共调查局二处第一种。我倒很有些好奇起来了。

一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左轮枪放进口袋，把
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然了香烟。

“你是谁？”

“霍拉克教授”。

“你撒谎。”

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他身上！”

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搜查起来。

“他有身份证。”

“什么名字？”

“霍拉克教授。”

“查对一下。”

他们打电话。

“当然他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是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司令部。”

接着是一棍子打来。两棍子，三棍子……。这用得着数数吗？用不着的，我的朋友，没有地方去汇报这样的统计数字。

“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他们住在哪儿？说！说！说！不然我们就揍你！”

一个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尖声播送着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一定在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在起身回家了。情侣们流连在房屋门前，彼此难舍难分。瘦长个子的警察头目带着得意的微笑走进屋来。

“都想清楚了吧，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哇！

“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些。”

在他们的专门词典里，“放聪明些”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再给他点厉害瞧瞧！”

一点钟。最后的电车在进车库了，街上空无一人，收音机在向它最忠实的听众道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你们的电台在哪儿？印刷所在什么地方？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数他们打我的次数了。我唯一能感到的疼痛，来自我一直紧咬着的嘴唇。

“脱掉他的靴子！”

真的，我的脚还没有被打麻木。我感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仿佛每一下都是打在我的脑袋上。

两点钟。布拉格已熟睡了。或许什么地方有小孩啼哭了，丈夫轻轻拍了拍妻子的腰肢。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数数打掉了多少颗牙齿。但总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在‘审讯’我的警察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可是死神仍然没有降临。

三点钟，曙光从郊外漫入城市。菜农们驾着车子向集市驶来，清道夫出门去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着再迎来一个黎明。

他们把我的妻子带了进来。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嘴边的血迹，想不让她看见……这未免有些傻气，因为我满脸都在渗着血，指尖也在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瞟我一眼，没有流露出半点恐惧的神色。真是好样的！她恪守我们的誓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几乎没有必要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竭力以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并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窗户被遮黑了，我看不出来。死神的步履真慢，我应该去迎接它吗？又怎样去迎接呢？

我回手打了谁一下，然后跌倒在地。他们踢我，用靴子在我身上乱蹿。好啦，这下死神就会来得快些了。一个穿黑衣服的警察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奸笑着给我瞧一把刚拔下来的胡须。这真好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了。

五点钟，六点钟，七点钟，十点钟。然后到了中午。工人在上班，孩子们在上学。人们在商店里做买卖，有的在家里准备午饭。此刻妈妈也许正在思念着我，同志们也许知道我已被捕，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已防止自己被捕……万一我供出来怎么办……不，我决不会招供，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真的。不管怎样，总算离死不远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恶梦，一场可怕的热病中的恶梦。一阵拷打之后他们往我身上泼凉水，让我苏醒过来。然后是更多的拷打和嚎叫。

“说！说！说！”可我还是死不了。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让我长得这样结实，来忍受这酷刑呢？

到了下午。五点钟。这时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来得缓慢些了，间歇很长，只凭着一种惯性才打几下。忽然，从远处，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平和宁静的声音：